續通鑑綱目

宋 高宗

十四

漢書門 二一八七 類 號 一八九 函 一 架 二八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一八七 號 二八 冊 二八四 函 六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87
冊數 28(14)
函號 284 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凡八年

戊午　八年（金）天眷元年　春正月張守罷

帝識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廣義】異哉趙鼎之見也向嘗建策以爲越不可都當都荊襄高宗既無意於荊

淺草文庫

襄則建康不猶愈於臨安乎昔人有言寧
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到
武昌居駟於是時賛成張守之言不亦美
乎今乃曰不可則駟之聰明不及於前矣
宜乎屢見斥
於其君也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寳文閣直學
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
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
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
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
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
賜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
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
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
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
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柏挺
然獨秀者也

【發明】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
褒貶之至公苟非發明其顯微何以
闡揚其奧旨左氏有傳泛而不切穀梁有
傳直而不精皆未足以發明之也安國潛

心二十餘年作爲本傳其間微顯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爲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渙起復讐之志恢弘攘狄之心詎可北面而事虜哉惜其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

廣義 康侯之傳春秋實吾夫子之家相也王安石之叛經是得罪於聖門者也得罪於聖門乃得罪於天下後世者也康侯相吾夫子是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也由是觀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耶噫康侯之道雖不得行於當時然後世學者讀其書則可以見其人之剛正道行於萬世也豈博當時之一官哉

帝定都臨安

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日内侍移竹栽入内趙鼎見之責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户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耶帝曰朕求之也鼎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發明

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陜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盖起於西北然後可以控制東南起於東南則非可以恢復西北況臨安僻在一隅初非用武之地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讐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見而其義自見

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發明

臣嘗感世道盛衰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於宋朝增慨焉自建隆一陽之萌駸駸而至於慶曆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人不多見也自熈寧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靖六陰之極君子委蛇退縮浚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熈寧之初王介甫方進也新參彈文呂誨力排辨姦一篇老泉深詆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

而不肯草詔李蘇舍人相繼封還當時諸
賢凛凛於堅氷之至也切矣秦檜再入張
浚極稱其善趙鼎深信其賢能知奸人入
相而獨有憂色者惟晏敦復一人而已嗚
呼浚鼎因檜謹默即以爲能殊不知爲檜
所賣也語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
乎自檜再相浸不能制嗣是以後正人盡
斥而和議决成中國之屈辱益甚矣故特
書以譏
其始云

廣義 大抵君子用心也坦小人用心也險
坦已易見險則難知故雖張浚趙鼎
之聰明先見亦爲賊檜所賣況高宗乎易
曰戎伏于莽三歲不興其賊檜之謂乎

陳與義罷

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
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與
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
帝然之至是以疾出知湖州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
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
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
宗顔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
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爲聲援
以劉錡軍駐鎮江以固根本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熟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

【發明】直書偕來不予其自來也前書韓肖胄偕金使來此書王倫偕金使來則

是和出於宋而非出於金明矣忘虜大讐反求和議自書契初成以來所未嘗有也爲國如此尚可望其自強哉吁

廣義 觀分注趙鼎告高宗之言是亦持兩端之說耳安得不滋賊檜之姦志乎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祠事時玠僑于衢也

秋七月彗星見

發明 祥桑生庭足以兆商家之禎白魚入舟足以啓周室之運高宗之遇天戒庶幾憂勤然而無救於衰亂者其本不立故也彗星示變天之告戒切矣其如君德不振何忍恥偷安國事靡輟天亦莫如之何也已書之亦所以哀之也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毋疾求補外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官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幹本當國勸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改定而未果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爲之參定其制

金以會寧爲上京臨潢府爲北京

會寧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初稱爲內地至是升爲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發明】望之爲政先漢君子方幸以爲福而望之不知戒懼反爲小人所乘陳蕃得志後漢君子方恃以爲依而陳蕃不謹持防反爲小人所陷甚矣小人之讐隙善類也君子持正小人持邪而小人以爲君子之異己君子執是小人執非而君子以爲小人之異心大中不主和議見忌秦檜而蕭振鄙夫附會劾之即被罷黜豈不深

可惜哉檜振邪媚小人固無足責高宗進退人才畧無可否是亦寄生之君焉耳故綱目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之可罷也

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離喝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夏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賊人夜宿陶穴世輔縋陶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世輔飾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圖塲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教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歸朝苐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離喝來同州世輔

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憊高原望追騎益多撒离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發明】觀李氏父子之所爲蓋亦破家徇國忠於朝廷者使其謀得遂則亦虞渙累年之積憤矣故綱目特書故將書求歸皆所以予其向義也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之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爲之辨帝欲幷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

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决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廣義 趙鼎之罷賊檜之謀也觀其留身奏事而不知其所言者何事但曰恐丞相不樂耳不樂之言豈非示罷鼎之意哉雖然此亦高宗與檜志同道合故檜得售其姦耳不然檜豈得相而鼎豈得去哉及其分注載鼎辭高宗之言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制陛下者其意欲破和議也昔者鼎嘗教高宗諭群臣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毋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斯言也足以矛楯今日陛辭之言也噫一人之言而前後所異如此宜乎以藉奸賊之口而墮其計也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先是宰執入見奏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若陛下决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决和議然猶以群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謀曰相公爲天下大

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其志

【廣義】嗚呼人徒知賊檜之奸而不知賊檜之奸乃高宗有以成之也使高宗不欲講和賊檜安能售其奸哉惟彼講和一事乃高宗怯懦之素志故檜得以遂其奸耳且檜雖不堅其意高宗亦將惟檜是從況堅之至于再至于三耶若繩以春秋之法當罪高宗於首惡云

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

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觧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金從趙與受使指與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與豈可去邪初檜主和議命

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

【發明】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來聘而曰言來歸者我求於彼之詞綱目所最謹者華夷之辨書法如此畧無隱諱者罪宋也高宗忘父母之

大讐信姦臣之欺巳排斥正士銳意和戎而以詔諭爲名則是金爲君而宋爲臣夷狄爲上而中國爲下冠履爲之倒置矣嗚呼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失屈辱甚甚矧來言而未來歸者乎宋人廉恥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是掃地矣雖得天下其可以一朝居哉

【廣義】嗚呼趙宋之懼金難無乃首足倒懸之極矣且以爲使一事言之自徽欽之在金軍也在金國也曰二聖通問使者二曰祈請使者一曰軍前通問使者三曰金國通問使者三曰奉迎梓宮使者二使凡十往使名甚卑其尊虜主何如也今之虜方遣使則置其名曰江南詔諭使曰詔諭者臣民之也金何尊而宋何卑耶噫人謂高宗之中興其亦過論也歟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曾開
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官胡銓監
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奏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
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尊主
庇民柰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
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
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
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
然猶慮羣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
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
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
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
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
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
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
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

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
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
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
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
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
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
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
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
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
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
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
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
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
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

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
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頃緣宰臣無識擧以
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
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
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
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
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
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
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
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
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
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
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
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擧天下而
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
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
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
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
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
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
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
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
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
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
嗚呼參賛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

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發明 豫章羅氏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爲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會開當草國書辯閎非是論之不從遂爲罷黜乃所爭以義也宋金世讐理難和好奚必議之既云詔議當察是非而忌胡銓之直諫則知議之者姑塞一時之正論殊無意於議之也高宗忘戴天之讐親狃詐之虜謂之得計可乎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之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高宗復讐之義乃不可已者而乃已之父母之恩不可薄者而乃薄之豈不爲萬世之罪人哉齊景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高宗既不能自強其國令反受金之命誠景公之不若矣

綱目書此辭繁而不殺則美惡之情可見

【廣義】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冰霜者也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也

王庶罷

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紬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籍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廣義】假令虜意盡如賊檜所言其不共戴天之讎決不可不復況未必如其所言哉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

己未 九年 金天眷二年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還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俊在泗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奬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賀表璘憮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

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
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廣義】大抵天下之事圖之於未形者易爲力圖之于已形者難爲功見於未形者智者能之而愚者不及也見於已形者衆人皆能之惡在其爲智者哉張浚之遇高宗可謂得君之甚者也觀其建功立業凡百所爲炳炳可觀不謂之智可乎然其薦秦檜則智者之所不爲也浚也何獨明于此而暗于彼哉且當高宗欲再用檜之時浚當曰陛下免檜而榜其非于朝堂示不復用豈惟在朝之臣知之天下之所共知也況陛下親嘗詰檜曰朕北人將安歸乎推極此言寒心切骨且當亢龍有悔之時信義爲急若再用檜是失信義于天下也信義一失則所謂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如此則在庭之臣勤王之師誰不解體孰與陛下爲理以雪父兄之大讐大耻哉浚若言此則高宗曩時亦未嘗受檜蠱惑之深其不再用檜也必矣今於高宗將欲用檜反引薦之及乎檜勢薰灼然後知悔上䟽極諫果何益哉周公戒成王曰始熖燄燄攸灼叙弗其絕此之謂乎使浚能防於熖熖之初則其勢必不至于不可撲滅也嗚呼張浚徒致難爲之功不識易爲之力尚何智者之可名哉

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

南脩奉陵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諫和議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爲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㒟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己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發明　甚矣高宗之無耻也值父母之喪正哀毁之際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而匿怨和戎忘哀肆赦寧不取譏於夷狄貽笑於天下乎河南未復志得意滿先遣宗臣脩奉陵寢嗚呼祖宗陵寢隔絶旣久高宗不能自強恢復而乃屈己要盟雖云脩奉則祖宗在天之靈亦不帖泰矣未幾虜復內侵河南隨陷高宗之求和者果可恃哉故備書以貶之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爲非固辭不拜

廣義 且夫仕所以行其道也和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則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況一官乎綱目大書辭不拜者所以表和靖之清風高節也猗歟休哉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爲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受命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發明】金人前此嘗書來歸武朔州矣又嘗書來歸燕及檀薊州矣此獨書歸何也曰來歸者金人心服而歸之也曰歸者宋請而得之也中國天子請於夷狄而得故地豈不深可恥乎然而上書王倫至汴而下書金人歸地則其求之之意尤深切而著明者噫高宗誠不可與論復讐之事矣其與春秋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同意君子宜並觀之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命炤宣諭陜西

【廣義】時諸將恢復氣銳金人不敢渝盟故也

炤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爲熙河經畧使吳璘爲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爲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陜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誘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甫踰月罷知衢州

【發明】敦復不附秦檜力詆和議之非觀其對檜之語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者已君子持已以義而不以利吾於
敦復見之矣罷非其罪故書罷而不去其
官其義
自見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
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
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
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
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
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
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
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爲陝西招撫使世輔

爲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
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
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
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世輔以得延安府
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
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
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
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世輔以所
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
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
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
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
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吴玠遣張振撫諭之
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

河池玠遣諸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爲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發明】書來歸者世輔心服而歸之也李氏鄜延故將始終心宋前書誘金撤離喝來歸不果而奔夏此書自夏來歸皆所以深予其向義之心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爲善矣

【廣義】曰忠曰智曰勇此人之所難也若世輔者可謂克盡其道者歟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仁孝改元大慶號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發明】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吳玠忘身徇國百戰禦金

屹然爲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也卒而書爵豈過予乎

廣義 南渡諸將世稱張韓劉岳臣推惑于劉光世爲當云韓岳吳張則庶乎有得綱目之旨

士㒟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士㒟至鄂岳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檜白止之士㒟出蔡潁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遂入栢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士㒟爲齊安郡王張燾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廣義 觀燾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地南宋寧不動心哉其不亡者特幸耳

秋七月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

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軍事一無敗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

國事可也諸
將皆拜謝

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

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尤甚兗王訛
魯觀爲左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
與謀及事覺蒲盧虎訛魯觀
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
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
即遣介具言于朝會金使至汴倫即解留鑰
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
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
不荅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
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
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
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
地天下皆知上國之盟與民休息使
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
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
邪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
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
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
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祕之

【廣義】抑觀歸地者兀朮也敗盟者亦兀朮
也嗚呼敗盟者虜之常事耳高宗何

愚焉

金以撻懶杜充爲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

丞相命下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我降與杜充爲伍耶遂復與翼王鶻懶等謀反事覺且疑撻懶與宋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懶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發明 蒲盧虎撻懶一爲金之宗室一爲金之大將相繼叛逆皆受典刑則犬羊雜揉之情狀可見矣然綱目必書謀反必書伏誅者蓋亂臣賊子法所必討苟以夷狄之故而遂昧討賊之公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亂臣賊子將接迹於天下矣烏足謂之誅亂討逆之權衡哉

知邵州王彥卒

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于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廣義】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之署和榜而後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悔何及哉

蒙古襲敗金人于海嶺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發明】夷狄舉號外而狄之也金以全盛之時尚爲蒙古所敗則其強弱之機已可見矣故特謹而書之所以志金亡國之本

庚申 十年（金天眷三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朱熹曰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史臣曰以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

【發明】李綱忠義出於天性至其謀猷贊襄卓冠當代宋通鑑續編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而不書其爵陳氏綱目書提舉洞霄宮而不書其官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官爵大書于冊以見予之之意君子固當比例考之然後知書法損益自有權度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廣義】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盖言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純而小疵李綱純乎純者也觀鼎變夫定都之議與夫不能察檜之奸盖可見矣

夏四月韓肖胄罷○五月金兀术撒离喝分道

入寇復陷河南陜西州郡

兀朮以歸河南陜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斡本然之及撻懶誅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右監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陜西分道入寇兀朮率孔彦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离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陜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陜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离喝既至鳳翔陜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檜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來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發明 鳥獸不可以同羣夷狄不可以結信南宋惑於秦檜屈己和戎以爲一隅可樂萬世無虞思削將權思撤邊備夫何訂盟未幾虜復背約所得故地尋又失之然則和議抑奚足恃乎譬猶豢養豺狼飽之以食安知其飢而不噬人也耶高宗力

排衆議銳成和好殊不知爲虜所賣耳苟以誠心歸宋何必與而復取哉厥後諸將克捷少振華風而賊臣秦檜猶主和議檜固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怨者矣綱目因金人入寇特書于冊者既譏宋人之不自強又見戎狄之不足信也

【廣義】金虜渝盟入寇而高宗誓不復用張浚者賊檜之慶也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离喝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諸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時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术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又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絶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

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厲刀劒争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黒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禄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

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董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彊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郤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

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

城易破耳即置鵞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
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
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
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
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
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
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
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
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
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輙
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
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
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

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
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
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
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
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
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
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郤官軍以鎗標去
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
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
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
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羮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

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廣義〕大抵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取是捷者其要有六蓋公心以赴急難一也示死以堅衆志二也因天變以致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朮擁衆而來敵城難守危如一髮錡士有必死之理順昌爲必陷之城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之捷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艫一望千里吳人爲之膽落矣幸而周瑜乘此東風決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暇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爲退此勍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耶由是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爲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君子待人以恕而無求備之心不當如議者之所云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
飛乃遣王貴牛皐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
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
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
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
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李
寶牛皐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檜詔罷○遣使諭岳飛班師

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

【廣義】使無賊檜此舉則剖竹之
勢成矣金虜豈足滅哉

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畧使田晟破走之

撒离喝與吴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
蟲嶺撒离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
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
屢戰敗之撒离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
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
奪其兵馬甚衆撒
离喝走還鳳翔

【發明】是時金虜渝盟憑陵諸夏其禍憯矣
然吴璘有扶風之勝劉錡有順昌之
勝岳飛有京西之勝田晟有涇州之勝可
見中國之兵猶足攘狄也而賊臣秦檜力

主和議詔諭班師則是自失其機會耳前
以和自愚而金乃叛盟今以和自守而縱
虜攻畧嗚呼金人南侵如故宋人歛兵勿
爭而且卑屈講解之檜之罪可勝誅哉綱
目比事而書之于冊
則其義蓋可見矣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於是遣張憲
敗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
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
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
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
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
又使張應會
與復永安軍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裒金帛以犒軍
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
所過耕夫皆
荷鋤而觀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遂還壽春

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撒德復宿州
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

張何

城偃旗臥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遥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乗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酈瓊與葛王烏禄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乗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夜叉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叉

發明　不曰還而曰遽還遽者急遽苟且之詞譏俊也是時王德敗金勇氣百倍正宜協力進取共復中原可也夫何不從王德之請率兵遽還還壽春則俊亦不能辭逗撓之責矣故書遽還以深罪之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居越偪己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宫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

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

遣使脩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鋭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歩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户撒八千户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焚焉得

箭鏃二朮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大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

陵臺令行視

諸陵葺治之

【發明】直書擊走賊而賊之也自中原淪陷諸陵廢祀雖有忠臣義士徒能北望慨想而已今飛進軍討伐遂能脩治諸陵亦足少伸臣子之情矣綱目詳而書之蓋予之也如晉書桓溫敗姚襄入洛陽脩謁諸陵同義

以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

劉錡爲

判官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

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知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鋭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

可久留乞連詔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鄂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

問之飛拜謝而已

【發明】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爲矣是時諸將進取所向有功金虜敗亡心喪膽落而中原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誠應天順人機不可失之際也苟能假以歲月莫或撓之如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不惟舊疆可復而幽燕亦可復不惟舊恥可清而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徒有黍離之嘆終不能過河與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知有江南而不知有江北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雖然班師之詔皆秦檜所爲其欺君誤國擢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也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況十二金牌一日迭至雖功蓋天下罪亦難贖君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據事而詳書于策則惜之之意爲可見矣

【廣義】武穆嘗言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蓋兀朮敗盟此可見曲逆在金而直順在宋宋常取勝此可見壯強在宋而老弱在金故自順昌之捷以來無將不勝無地不復者武穆之言驗矣或曰然則武穆奉詔而還何如曰不能處權變也曰

若武穆者正所以守經也守經乃所以行權也何不能權之有曰不然權者經之所自出權變之中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乃所以爲經也非經能守而即可以爲權經而非權則子莫之中矣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甫刑云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之謂歟若武穆奉詔還師則是不能用權也權既失矣惡在其爲守經哉昔者舜不告而娶嫂溺援之以手孟子皆許其權若以守經言之舜娶必告嫂溺不援爲當也然而舜娶必告必無後也嫂溺不援必致死也謂之守經可乎然後知舜娶不告者非不孝也嫂溺必援者非盜嫂也乃所以行其權也權不失正非經而何使舜必告而娶

尾生孝己之行嫂溺不援以手豺狼禽獸之心皆不得謂之權也漢宣帝時有甘延壽陳湯者奉使西域矯制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後來宣帝因劉向之說不罪二人反封侯爵且宣帝何如主也決非高宗之庸闇武穆何如將也決非甘陳之寡謀又況金虜大讐決非郅支單于之比于時即當駐師圍城遣騎馳奏曰臣以滅賊之功成在旦夕詔旨諭臣臣不敢奉容臣盡俘金虜獻于太廟以復不共戴天之讐願伏矯詔之罪身潤鼎鑊甘心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功武穆收之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曰史稱武穆好春秋何其招禍之酷也曰經文用權在傳載事武穆之所好者

特左傳而已彼聖經如化工武穆想未之及也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

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户參軍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罷相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發明】甚矣小人之妨賢病國也疾真善則如讐嫉犯刑憲則如飲食以同己者爲賢以異己者爲佞九成等因言和議之非見忤秦檜之意貶黜於外果何謂乎噫此乃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時也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貶非其罪故書貶而不去其官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

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
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發明 谷神蕭慶之殺考之分注皆不載其故是必無故而殺之者也無故而殺大臣謂之善治國可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金之失政刑矣

○冬十月金撒离喝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及撒离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离喝撒离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离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謚義節

發明 忠植之救慶陽而爲叛將趙惟清所執觀其大呼城中之言苟非明於舍

生取義之道者其能然乎是故義之所在則生有所不用也可以避患而有所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能舍生而取義否則烏能若是哉特書死之予全義也

臨安火

【發明】是時宋已定都臨安其不曰京師者宋棄汴京而不守不予其都臨安也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秦檜專權自恣妬害忠良臨安之火安知非秦檜爲之不然何以直書其火乎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

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璠遂封之

【發明】金夷狄也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盜賊而爲盜賊之事固盜賊之常也盜賊而爲君子之事君子亦豈得不予之哉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競而使夷狄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中國何哉噫此蓋君子傷時之意云爾

十二月金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

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
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發明】置屯田于中原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以予金而惜宋也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元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而飛進兵江州尋詔

韓世忠引兵往援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保昭關尋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縣東又敗兀朮于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陷商州邵隆復之○楊沂中劉錡敗金兀朮于柘皋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

廬州

【發明】小人之誤國至是益見矣方諸將進取有功所向克捷而力主和議召之班師苟使明誓可結則必南北弭兵各不相犯今而不則恃和息兵虜則挾和脩戰自諸將還鎮之後如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攻城畧地無時休息嗚

王頤

呼縱不能恢復中原獨不能保守淮甸而
相繼陷沒江表震驚然則和之一字果可
以欺天下乎綱目一書再書不一
而足所以深罪當時舋戒後世也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
公爲天水郡王封重昏侯爲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爲豫王

金主親祀孔子

發明 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
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金給致仕官
俸則優禮羣臣之道隆親祀孔子則尊崇
先聖之道至是乃夷狄而中國者也綱目
特書于冊者豈不以
中國之例待之哉

○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
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

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
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回會于
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
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
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
諸將皆曰善三師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

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潰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

【廣義】或曰自岳武穆後諸將奉詔班師者如何曰可也曰何由知其可也曰諸將武穆之事不同也曰不同者何曰武穆之成功什有八九所爭者一二耳諸將行師之時金人之氣復壯若矯詔不還安能必其功之成乎矯詔不可也若武穆之時金人之氣銷沮殆盡矯詔不還可必其功之立就也矯詔可也通時達權奚可執一論哉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黄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蘄黄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發明】凡書救善之也是時飛已班師聞濠受圍率兵往救雖已陷虜弗克成功然其忠君之心不亦誠乎救在遠者則罪在近者當時張俊諸人不能辭其責矣還次舒州不得已之意也

金兀朮渡淮北去○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皐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而進范同爲翰林學士

何元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賛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之軍初飛在諸軍中年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脩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昉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每獨出視師

廣義　張俊依違小人也何以處大事決大義哉其乘時射利如此於心得無愧乎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

參知政事○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荊南府

【廣義】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姦人得計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脉蕭索矣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

罷知溫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居正知不爲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發明】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乖舛然沒而不書則無以見其亂離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韓世忠等入樞府則見其計收兵柄書罷三宣撫司則見其自沮戰

功書進秦檜尚書左僕射則見其尊用權姦書范同參知政事則見其寵信逆黨書罷劉錡則見其信小人而黜君子書罷王居正則見其踈正士而近奸諛夫以一歲之間畧無一善可書則謬妄從可知矣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高宗銳意和戎委政秦檜竟忘戴天之讐偷安忍辱其禍至於宋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已焉耳蓋亦有不容已焉耳

【廣義】自古邪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于暫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霾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君其有功于聖門也多矣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檝諫議大夫萬俟卨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發明】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上可以徙張良相漢滅楚而辟穀歸山范蠡輔越平吳而五湖遠遁至若張翰之思鱸二疏之請老又莫非見機而作者也蓋位極者勢危功高者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俊忌之於前秦檜忌之於後金人忌之於外群小忌之於中苟能見幾明决則投簪而退解組而歸儉德避難以脫小人之厄可也不能以此自圖而乃陷其坎窞自是而罷官自是而繫獄自是而屈辱自是而遭刑父子一門略無噍類其禍豈不慘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憂者亦昧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此始爲秦檜罪而終爲岳飛惜也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

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剡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以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莫將還自金

兀朮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禀議使

兀朮遺劉光遠還要官尊望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刼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鵰兒以姦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揺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寺周三畏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萬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

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遛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録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卨又使鵬董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彦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發明】矯詔者專輒無君之詞楊氏曰小人設險中之險以陷君子坎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爲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金人所忌者惟飛而秦檜所忌者亦飛以爲不早驅除終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也誣以謀反固險矯詔下獄此非險中之險乎秦檜主之張俊万俟卨又從而成之妄摯張憲株連岳飛身受非刑羅織抵罪嗚呼檜何讐於飛飛何負於檜耶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可得而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大理獄所以明其誣累之非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政治則宋事之興廢可知矣

【廣義】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得罪豈不愈於賊檜矯詔而殺巳耶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廣義】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謂鳥見弓而高飛魚驚釣而遠逝賊檜之勢可畏矣

十一月范同罷○安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萬俟禼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剌者獻于檜檜怒令言者論之再竄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命

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爲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爲憑焉既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兀朮尋遣人來復求商州

及和尚方山二原

發明 春秋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君子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成二年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君子譏其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也然而春秋所最重者父母之讐所最謹者華夷之辨高宗惑賊檜之邪謀恃和戎之陋策忘親釋怨降尊居卑名義甚悖盖漢亦嘗和單于不過賜之以玉帛妻之以公主唐以嘗和突厥不過遺之以歲幣加之以可汗五代石敬塘借兵契丹稱臣奉貢此非一統之主君子猶且譏之宋自真宗訂盟耶律南兄北弟僅克比肩高宗受命中興天下共主言地則多於敬瑭言名則正於晋氏而乃君父於金苟焉無恥胡銓嘗曰

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
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
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
盡爲左衽且稱藩奉貢云者非其有而得
之如劉豫張邦昌之徒則志得意滿舉天
下而臣之其心焉高宗所居者祖宗之位
所守者祖宗之業祖宗土地不能恢復父
兄讐耻不能報償易怨而爲恩忘哀而作
喜貶國爲邑自卑尊人雖至愚者弗克忍
爲高宗樂而行之是誠何心哉觀之誓表
猶可慙赧是蓋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足爲
上而首爲下其屈辱亦已甚矣將何顏面
以處臣民之上將何詞敕以謁祖宗墳陵
則雖帝有江南奚足貴耶綱目直書于冊
不再貶而
其失自見

【廣義】嗚呼用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
父兄毋妻之大讐者此高宗之素志
也君子奚獨罪檜哉綱目大書奉表稱臣
于金者所以遺其萬年之臭也人以南渡
爲中興
謬矣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
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
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兩浙
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廣東西十五

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荊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從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酖之

【發明】宋人求和於金者必有所利而爲之馬奉表稱臣極其屈辱而金人未聞有一毫利宋反爲割地以附益之且唐鄧商秦宋之故土高宗即位十五年未能復侵疆之咫尺而乃棄其四州割以啗虜則是虜不亡一鏃而得四州之地也是時宋之境内僅有十五路而金之境内乃有十九路由此觀之三分天下金有其二宋得其一耳自是以後偷安一隅粉飾太平諱言兵事宋之所謂中興之業者止於如此而已矣豈不深可哀哉天下未一讐耻未雪而先爲自畫之計高宗誠五霸之罪人也綱目特書于策所以惡其釋父怨親仇讐之意云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
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
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傅成其獄者皆
進秩洪晧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
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
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
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
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
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
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
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
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
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

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
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
衆於南薫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
嶺其戰兀朮於順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
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
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
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
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
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
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
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
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

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
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曰自壞
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
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發明 甚矣小人之心殘忍而酷暴也欲執
國命則志在欺主欲行私意則志在
妨賢蓋不欺主則權勢有不可專不妨賢
則私意有不可遂趙高欲專權則矯詔以
殺扶蘇秦檜欲和虜則矯詔以殺岳飛皆
異世而同符者也然旣稱臣于金又割地
以畀虜所求必遂無顧不從宜乎金之報
聘也何待次年始有冊帝歸喪之事耶則
知割地稱臣猶未足以快虜旣殺岳飛金
酋相慶始遣報使南北弭兵則賊檜之與

虜爲一可見矣嗚呼賊檜姦邪固不足責
高宗忘讐事虜挈全國以付秦檜任其所
爲弗與之較欲稱臣則從其稱臣欲割地
則聽其割地欲殺岳飛則順其殺飛黄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豈若是之無爲乎
殺者殺無罪也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明
其無罪耳考之前史皆以殺飛爲文綱目
歸獄於檜變文直書秦檜殺故少保樞密
副使武昌公岳飛具官書爵檜豈得而擅
殺之乎原情定罪立法謹嚴然後是非正
曲直分賊檜之欺君僭竊之罪不容
掩矣凡若此類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此何以書秦檜殺書秦檜殺者所以
著賊檜專殺無君之心也然則於岳

飛書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者何書
此者所以復其銜以伸萬古之寃也

壬戌 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爲普安郡王

封崇國公璩爲恩平郡王

詔諸州脩學宮○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

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放齊安王士㒟于建州

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語主閽吏乞講鈞敵之禮

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衮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

【發明】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衮冕來冊帝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貶中國之鴻名受夷狄之穢號悲夫綱目書此盖亦有不得已焉者可哀也哉

【廣義】分注云冊帝爲大宋皇帝噫金虜向嘗冊劉豫爲大齊皇帝今其冊命與豫同者劉豫高宗也胡銓之言驗矣

五月初置榷場于盱眙

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置榷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六月安置王庶于道州○何鑄罷

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獄怨之諷萬俟卨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

八月以萬俟卨參知政事○金人歸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緦服

奉安龍德別宮

【發明】春秋之法凡書歸者請而得之也來歸者必服而歸之也高宗備受屈辱而父母不得生還徒以哀丐於虜僅歸昔者靈輀抑不知父母旅魂抱恨泉壤亦已久矣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使高宗苟能明此則必汗顔恚憤而思必報其讐豈肯苟安而已哉則是高宗惟冀和議之成而不知大讐必報也綱目書此乃深貶之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不還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凉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黄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慮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

充攢宮總護使

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

加不宜加也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

發明 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

其愼惟和惟一古先哲王之用賢必防小

人必任君子而秦檜總權罔上辱國妬賢

安可以國公加之乎噫高宗以和議甫成

肆赦加爵殊不知所失亦已多矣安有明

哲之君忍恥臣虜耳於自欺而尚可

以論人道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㨫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

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

不欲兩接使人

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

節皇后祔

尋改陵曰永

祐在會稽

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爲秦魏

兩國公辭不拜

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

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發明 凡前代專權之臣綱目書其自爲相

國自加九錫復辭不受者所以見其

矯僞欺世之罪至於賊檜之事則書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而能辭不拜者何哉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所以辭之故綱目因而書以辭不拜耳然而檜不受而直書不拜則直暴怒峻却之而已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臣賊子至於專權無君極矣孰知於專權無君之中又有巳甚焉者其視宋齊梁爲愈下矣世變至此

可歎
也哉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邈論之遂罷爲鎭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劉光世卒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不逮遠矣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發明 綱目於劉光世并焞之卒一削其官一具其官則二人之賢否書法之予奪可見矣君子宜細觀之

詔秘書少監秦熺修日曆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㬇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爲第一檜以爲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爲首熺次之歷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熺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領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廣義 分注云秦檜自知不爲士論所與乃以其子領國史而掩其惡檜能掩於當時其能掩於後世乎秦熺掩之而他史則不爲之掩也綱目據其實而書之者甚檜之惡也

孟忠厚罷

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婿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發明】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春秋伐萊之後繼以大旱也此書大旱者賊檜專權妨賢病國而内外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傳曰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憂國恤民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微矣

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

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癸亥　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作太學

宅爲之

二月作景靈宫

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廣義】臣謹按春秋父兄之讎不共戴天况在汴諸陵俱罹發掘之禍耶高宗以怯懦自居而甘心臣虜其得罪于宗祧也多矣今而作宫虛奉不過脩飾外貌而欲偷安於一隅耳何足道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及圜丘

發明 於戲宋人忘讐釋怨粉飾太平之心葢著矣剛明之君必曰一城未復祖宗之耻未雪也一地未歸祖宗之耻未雪也一族未返祖宗之耻未雪也名分未正祖宗之耻未雪也高宗失中原而不能復棄宗族而不能返貶稱臣而不能正則是祖宗之耻未雪一二誠五内分裂無望生全之時也而乃作太學作景靈築社稷立圜丘紛紛制作繼書于冊自以江南爲苟安之計而讐耻中原付之不問豈不可耻之甚乎葢天子之天下之父既亡其耻則一匹夫之不若耳詳書于冊葢譏之也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爲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

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五月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脩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十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毁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程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以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三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辨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毋過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

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
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
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
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卲被
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卲見豫長揖而
巳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
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
從者皆莫知所之卲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
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
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
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主管祐神觀
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
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

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
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
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伸
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
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
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
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
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
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
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
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
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
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

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没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逐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發明】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書不辱也高宗建炎初書遣洪皓等使金至是凡十五年矣書還自金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襃美之詞何哉盖亦臣子當爲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如漢書蘇武還自匈奴同意

【廣義】洪皓朱弁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味諸分注義自見矣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賀正旦也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歲如之

【發明】女真自政和五年始改號金宣和七年入寇靖康元年入寇建炎三年入寇皆以號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固綱目取法春秋之深意耳

復置三館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樂平水鬭

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樓二水鬭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

發明

水者陰類樂平水鬪異之異者自有
書契以來災異雖多然未聞水鬪者
此綱目之所特書也書曰嗚呼天難諶命
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高宗信任非人忘讐事虜則其逆氣所激
固有致夫災異者而宋之君臣方且溺於
宴安恬無警省天變豈有虛生之
理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二月萬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屬卨
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
旨輙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
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
文會詹大方論
之卨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閌表請帝視學從之
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
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見其
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
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
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
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
大讐大辱而爲大恩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
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

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焉宏安國子也

【發明】尊師重傅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以槩論也高宗忘戴天之讐習偷安之事謁聖視學掩飾虛文宜乎有以來胡宏之譏也春秋所貴者復讐綱目所貴者亦復讐之義忘親釋怨又豈春秋綱目之所貴哉故書帝謁孔子遂視學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美惡不嫌同詞

【廣義】高宗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遯否蹇剝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窺伺朝廷作爲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申禁之

【發明】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暇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于今人皆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萊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鯀

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武帝惡其直筆刋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决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杜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鍔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言爕理乖盭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坐誹謗刺配鍔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發明】是時宋之君臣偷安忍耻共行逆德而陰沴之應必矣盖爕理陰陽宰相之職陰陽不和固宰相之責也秦檜位首相爕理乖方傲慢自賢大逆不道而乖氣磅礴則有以致夫異氣大水之應不在茲乎而賊檜方且惡白鍔張伯麟之諷諫刺配遠方吁災異之來不知戒懼而又罪直言之士則其忽慢天變豈不從可知哉

秋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發明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君子以爲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殺世子申生之類是也蓋父子之恩出於天性金主無故而擅殺其子則其於父子之道亦大悖矣殺戮無罪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書主斥名惡自見耶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爲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爲翊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爲專門曲學請戒内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絶秦檜從之

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

愿爲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爲肉箆牌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

王倫爲金所殺

金欲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脇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發明】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爲無罪故其見殺而不書金殺王倫而書王倫爲金所殺所以明其有可殺之道故得而殺之焉耳雖然王倫固有贊成和議之愆然亦上之所命非倫之自行也則是受命天朝奉將使指其權初不在已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秦檜陷害之意若曰朝有使臣如王倫者不能保全終始乃使之爲金所殺故夫金虜非能殺王倫乃是朝廷使王倫爲金虜所殺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爲何如哉如唐書顔真卿爲李希烈所殺同義

乙丑 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發明】嗚呼高宗誠無足與論復讐之事矣胡氏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

讐不與同國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高宗
與敵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可忘也顧乃
御殿受朝晏然自肆則是忘親釋怨非人
子矣獨不討父毋客死窮荒中原淪沒夷
狄抑且稱臣奉貢撤備罷兵高宗非無人
心者何故溺於自棄甘於受辱而行此姑
息之事哉○直書
曰防深貶之也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發明】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
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
俾作神主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然
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以
此是時彗出東方其異茲甚高宗未聞有
省已責躬之實而徒肆赦播於境內抑足
以為弭變之道乎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天
命安得而不失哉據
事直書其義自見

○六月朔日食○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絹萬匹錢萬緡綵千
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熺學士承
旨婦郡夫人孫塤堪坦並除直秘閣賜三品
服塤時方九歲尋書一德格天之閣六字賜
檜後又命作檜
家廟賜以祭器

發明 幸檜第何以書譏之也屈萬乘之尊幸佞臣之第則其失尊卑之道明矣況秦檜姦邪尤不足幸者乎則是高宗知有秦檜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廣義 此即徽宗幸蔡京王黼之第耳觀分註之備載則知高宗之貨賊檜其真宋王臣之流弊歟然曰一德格天者臣見成湯伊尹不如是之狂妄也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愿希秦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日本政府圖書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